

刘涛·著

就算没有明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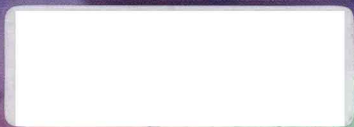
无论我们有多少差距 无论有多少分开的理由

我还是要告诉你

我爱你 无论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到来

此时此刻

让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



作家出版社

刘涛·著

就算没有明天

无论我们有多少差距 无论有多少分开的理由

我还是要告诉你

我爱你 无论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到来

此时此刻

让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就算没有明天/刘涛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3. 1
ISBN 978 - 7 - 5063 - 6463 - 8

I. ①就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28398 号

就算没有明天

作 者: 刘 涛

责任编辑: 罗静文

装帧设计: 丁 煜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150 千

印 张: 7.75

版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463 - 8

定 价: 2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刘 涛

天蝎座

浙江省嘉兴市人

80后新锐作家

学生时代曾出版长篇小说《三分之一蛋糕》

毕业后从事法治记者工作至今

长期奔走在法治采访一线

经历北京多个重大案件的破获过程

梦想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拍摄成影视作品

电视台演播大厅的灯光从早上七点一直亮到了晚上八点，余韬所在的法治栏目组正在录制一期周年特别节目。法治栏目从创办之初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了，这个栏目不仅仅在本市是最受关注的电视栏目，在全国也是非常受人瞩目的电视品牌。栏目组始终坚持记者在第一现场，在案发现场实时发回自己的报道和对政法人员的采访。很多传媒圈内的人都在探讨，为什么法治栏目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？有的学者说这个栏目的“现场感”特别好；还有的专家赞扬法治栏目之所以这么深入人心，在全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栏目的编导和记者，有一颗对观众负责任的心。就如同像余韬这样的记者，面对案件中的危险从不畏惧，冲锋陷阵。

忙碌了一天的余韬，推开演播大厅厚重的隔音门，漫步走到天台边，面对着眼前景象阑珊的城市，然后舒

舒服服地伸了一个懒腰。就在他还在享受这一天中难得的闲暇时，那该死的手机铃又响了。

余韬：“喂，李哥什么事？”

李东东（市公安局宣传科长）：“今天晚上市局突击行动，打击娱乐场所卖淫嫖娼活动。市领导放话了，叫上你们电视台法治栏目的记者一起跟着。怎么样，你来不？”

余韬：“来啊。这么大的行动我一定得报道一条。不过我得跟着区里的检查组，我们区酒店歌厅比较多。”

李东东：“明白明白，你丫就是贼精贼精的。行，一会儿我跟你们区的带队领导说一声，把你发配到那里。”

余韬：“好。我这就上楼领摄像机，马上就到分局。”

李东东：“行。我这就给那边打电话。”

五分钟后，余韬拿着摄像机上了采访车……在余韬心里，这样的场所是在他大学时常常想象的地方，他总是不止一次地幻想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场景，他只是听说那里的消费很高，像他现在的这个职业，一个月的收入仅仅只能在里面坐上一坐。

来到分局门口时，余韬看见分局广场上已经密密麻麻停满了警车，还有整装待发的公安干警。余韬摸着副驾驶座上的摄像机，他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是以这样的一个身份，进入他年少时最好奇的地方。此时，他的心不知不觉地加快了跳动，血液在身体里也越加地川流不息，他不难判断自己在紧张的同时也带着兴奋。

经过交涉，全部参战人员都必须统一将手机放入一个储存箱里，每一辆警车里配发一部对讲机，所有的程序和警匪片里演的一样。一切就绪之后，余韬跟着车队里的头车出发了。

警车行驶在城市的环路上，车窗外霓虹灯有规律地跳闪着，各种广告牌在灯光的照耀下，斜影一个接一个地掠过挡风玻璃，余韬打开摄像机做拍摄前的最后一次检查。警灯的闪烁和城市里的灯光，交织在一起，一种大战临近的状态，让余韬本来紧张的心，更加怦怦直跳。

警车在距离目标不远处停下，然后瞬间警车上的警灯全部熄灭。对讲机里传来一阵布置，所有的参战警察纷纷下车列队。带队的领导在做最后的战前交代：一会儿大家进去要快。第一组的人员在门口保安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，就必须控制住目标；然后第二组的人员马上将建筑物其他的出口堵住，绝对不能放走一个人；第三组的人员在得到前面两组的到位信号之后，迅速冲进去，见包厢就进去，无论男的女的都给我控制住，并且拿相机给我取证；最后第四组的人员进入里面后，对所有人进行身份核查。余韬在一旁正拍得认真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所有的参战人员已经有序地散开，余韬扛上摄像机紧随其后。

余韬跟着警察跑步来到彩虹天堂的大门口，此时此刻，周围保安们正一个个机械地注视着人来人往，根本没有注意到一场战斗就要打响。

第一组警察分开几组，身手矫健的警察将门口的保安连招制服，并且，夺下了保安身上的对讲机。对于长期拍摄公安题材新闻的记者，余韬深知这第一步的意义重大，如果保安通过对讲机通风报信的话，里面的人有了准备，那么很有可能这一次行动就会前功尽弃。

随后，其他的几组警察也有序推进，很快将彩虹天堂这个闻名于世的建筑物团团包围。余韬跟着警察冲进了彩虹天堂的大厅。一个硕大的鱼池中间矗立着寿山石雕刻的假山，清澈的水面下，几条锦鲤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。吧台里的服务员，惊慌失措地拨着电话。吧台上面，十几个钟分别显示着不同国家的不同时间，而此时，北京时间九点整。

彩虹天堂对于余韬来说既陌生又熟悉，陌生的是从来没有自己进去过，熟悉的是他刚刚来到这个城市，跟别人聊天时，彩虹天堂这四个字时常出现在他们的话题中。这里是美女云集的地方，激情四射，不加虚伪地说，是很多男人所向往的。但是，大部分人没有去过，是一个被传说的地方，可望而不可即。

此时，楼上传来了女孩儿们一阵阵的叫嚷声。余韬的注意力再一次地被牵制住，他推开镶着金边的玻璃门，眼前的一幕让他的内心既兴奋而又纠结。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身着低胸吊带超短裙的美女，在灯光的照射下，饱满的胸部在衣料里若隐若现，短裙也遮不住美女们长长的腿，什么美女明星，都弱爆了，这里真的是彩虹天堂

啊。而此时余韬没有忘记他的身份，他是记者，是来采访的，有些现象，看不痛快那是自然的。

余韬从他的摄像机取景器里看见沙发上、酒台边以及过道旁挤满的形形色色的女子，服装统一，身材相似，唯一不同的是她们的发型，可以说个个堪称极品。看着她们裸露的部位和黑丝美腿余韬咽了一下口水……穿过美女阵，余韬来到了KTV包间。屋里坐了两个秃头男和四个女子，桌上摆着一个大果盘，两瓶轩尼诗红酒，以及若干包中华，液晶屏幕里正放着MTV刀郎的《情人》，音响里熟悉的旋律：你是我的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……

在四个香艳的女人中，出现了一个余韬一生都无法忘记的面孔，这张面孔正注视着他。余韬走近了一些，扫过了她的全身：紫色的套装裙，两只没有穿乳罩的雪白雪白的乳房，把上衣顶得高高的，超短裙无法遮住她那黑色的内裤，就算跷起二郎腿，内裤也会在大腿和沙发之间显现出来，还有她那长腿上穿着的黑色连裤丝袜。

是她吗？难道真的是她吗？余韬在心里不停地问自己。

民警正在清点着俱乐部里的人数，余韬站立在角落。小姐们红色的和黑色的短裙，在余韬的眼前川流不息，各种香水味混合着弥漫在还夹杂着烟草味道的空气中。余韬装作镇定继续着拍摄任务。取景器的角落中，一个民警正在给余韬熟悉的那个面孔的女人做材料登记。此

时余韬把摄像机的镜头聚焦到女人的脸上，那分明就是他熟悉的小南，那个让他无法抗拒自己冲动的小南。

办案民警在经过长时间的工作之后，带队的领导命令将所有的小姐和客人统统带回分局处理。余韬望着那些女人们一个接一个上车，心中不断咒骂着她们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为了钱不要灵魂的女人。

五辆大巴来回两趟才将这一群艳丽的女人们载完。在分局的大厅里已经没有余韬站的位置了，女人们几个人一堆，或者一个人站在角落想事，有讲话的，有玩手机的，还有在补妆的。一排负责信息核录的警察在电脑前敲打着键盘，等着她们交出身份证，进行案件当事人信息登记。

警察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身份证号是多少？”

女人：“丽丽。号码忘了。”

警察：“什么丽丽，说真名，别给我整艺名啊。你们这叫丽丽的都一堆一堆的，别给我油腔滑调。”

女人：“王珊珊。”

警察：“把身份证拿出来。”

警察熟练地在电脑前录入身份信息。轮到下一个女人，穿着紫色短裙的女人，就是余韬刚才定格在她身上的女人。女人走上前来，手里还夹着一支玉溪香烟。此时余韬突然停下手中所有的活，仔细地听着。

警察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别给我说艺名啊。”

女人：“什么艺名。没劲，不就登记一下吗？我又没

有做什么违法的事。”

警察：“那你说啊。把身份证也拿出来。”

女人：“没带。”

警察：“那你把名字和身份证号报一下。”

女人：“杨子南。”

还没有听完后面的话，余韬上去照着杨子南的脸上就是一巴掌，全大厅的人都愣住了，包括在场的警察们。这一巴掌声音清脆，力道很足，杨子南的脸上立刻火辣辣的，五个指印在她的脸上清清楚楚。

故事得从头说起。

余韬是浙江人，他的家乡是乌镇，那是一个千年古镇。他的家庭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三口之家，余韬能到盛都上大学是一家人为之骄傲的事。踏上开往盛都的列车时，余韬把着车窗，坚定地说：“爸爸妈妈我会好好混的。”

车窗外站台一点点远去，余韬的心一点点游离，他向往着盛都新的生活。

余韬在大学生活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精彩，新闻系本身就是一个枯燥而虚伪的学科，台前幕后分得很清，出名的是主持人，流汗流泪的是摄像、文字、编辑，后期等。余韬的选修是摄像，他没有想太多，最大的愿望就是经历所有的新闻事件，在电视报道中只有摄像才是必须要到达现场的人。

新闻系是一个美女和帅哥云集的地方，余韬在这样一个圈子里属于平庸之辈，所以直到大四毕业他的爱情之花也没有盛开。值得庆幸的是余韬如愿进了本市最大的电视台，盛都电视台的法治栏目，做了一名法治新闻摄像记者。

曾经对新闻事业充满种种憧憬的余韬，第一次进入劫持人质的现场，第一次进入谋杀现场，第一次看到罪犯在法庭上痛哭流涕，许多的第一次让余韬不再懵懵懂懂。余韬相信只有正义才能不让血腥和堕落吞噬这座城市。

最近，余韬常常听派出所的干警说，有人反映本市与外省交界处发生了好几起收保护费打架斗殴的案件，案件本身并不复杂，而是环境比较特别。余韬将这个信息通知给了栏目的制片人。

这时的盛都已经入秋，小区的地上盖满了枯黄的树叶，汽车轮子轧过之后，发出沙脆的声音，枯叶随之变成粉末。余韬租住的房间在二十二层，是一个很大的复式套间中的一间很小的隔断。对于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漂族来说，这已经是很不错了，起码这里有一个公用的厨房和三个卫生间，吃喝拉撒还算方便，最重要的是房租一个月才六百块，而且还包物业费和取暖费。

每天清晨七点钟，一阵响亮的手机闹铃之后，余韬开始刷牙、洗脸、刮胡子，一阵紧忙呼。如果没有其他租客占用厕所，一般一刻钟之后，余韬就可以一手拿着

面包牛奶，一手拿着外套出门等电梯了。楼下停着余韬花了一万多块钱买的二手奇瑞QQ，如果遇到每周汽车限行日，余韬会豁出半条命挤上地铁五号线。八点半，余韬会准时到台，领上摄像机直奔拍摄地。

周二栏目例会，制片人把最近各个区县的重点案子一一布置了拍摄任务。本市和外省交界处那个收保护费斗殴的案件，制片人指派余韬到区分局进行蹲点。经过交涉，他被安排和负责此案的民警们同吃同住同办案。

在街角的一棵杨树下，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脸房半张着门，门口还有一个永远转个不停的条纹灯箱。晚上灯箱的颜色是花花绿绿的，屋内的灯光是粉红色的，远远地就可以让人注意，然后人们会想象着里面“温馨”的环境。余韬开始注意这个发廊不是因为这个发廊多么有特色，相反这个发廊普通得让人几乎可以不去和其他的做比较。只是发廊时常会有一个打扮极其反常的女人出入，有时妖艳，有时淳朴。余韬在想，难道这就是这个发廊的特点？一定有问题。

余韬的手机响了。

余韬：“所长，有什么情况？”

所长：“刚得到消息，晚上一帮混混要来西街这几家发廊收保护费，到时候我们就收网，安排实施抓捕，你准备一下，可以去拍摄，你得和分局外宣联系一下。”

余韬：“行，我这就打电话。”

余韬来这里蹲点已经三天了，每一天他都在等待最

后的收网。对于法治新闻，余韬心里有数，前期公安干警的分析、布控、监视和制订抓捕方案，这些他都拍完了，就等着最后的抓捕，这将是法治新闻最精彩的部分。

夜幕终于降临了，余韬和几名派出所的民警，分别乘坐两辆民用的本田轿车，警长在用对讲机和其他几个蹲点的侦查员进行沟通。“一会儿目标出现之后，大家不要轻举妄动，耐住性子，等人都进去了，然后拿夜视仪把整个过程拍下来。大家还要注意一下是否可疑的对象全部出现在现场，只要时机一旦成熟，听我的口令。”余韬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，这种期盼在每次案件收网时，都会出现。有人说余韬也得了和警察一样的职业病，对待事物敏感而又兴奋。谁说不是呢？

在余韬十点钟方向的位置就是红色心情发廊。余韬在等待收网的过程中，大部分是在注视发廊玻璃后面那个妖艳的女人。

一阵几乎是在砸门的声音，将余韬拉回到现实。远处，一帮杂毛们，一拥而进填满了红色心情发廊的屋子，紧接着里面叫骂声比比皆是。

“他妈的，有没有钱，你们想混不想混？”

“这条街上发廊多，我这生意也不好做，除了房租我这吃饭都紧。你们看，我天天就吃方便面呢。”

“别给我哭穷，我最烦这个，没有上供你就甭做生意了。再说了，我听说，你这不只做小保健，你也做大保健的生意啊。一天接他个十个二十个，这钱还不好赚啊。

哈哈哈哈哈。”众人嬉笑着，丝毫没有把这个女人看成是人，仿佛连畜生都不如，猫狗还有人心疼，人有时连猫狗都不如。月亮的光映在玻璃窗上，里面人的影子被勾勒成不规则的弧线，尤其是脸部表情夸张得让人联想到西方的油画。但是油画画的是艺术，这些人，是垃圾。

收网。对讲机里发出了最为振奋人心的声音，余韬拿起摄像机，跟着警察往前冲。边上的一名警察对他说，别冲在太前面，危险，你跟在我们身后。每每此刻，余韬总是被这样关怀的嘱咐感动着，同时也更加激发了他的勇气。

警察们的车门几乎是同时打开，身着便衣的民警们手持电棍和手铐，飞快地向发廊的门口冲过去，中间没有任何的犹豫，皮鞋在地面摩擦的声音苍健有力。

发廊的大门被一把推开，带队的所长大喊：屋里的所有人都不许动，马上蹲在地上，手抱头。这一声怒喝，将屋内闹事的杂毛们吓傻了，一个个乖乖地蹲在地上，将两只手慢慢举到了头上。其他民警上前去，把一只只闪亮的手铐子，铐在了刚才还猖狂得不得了杂毛手上。

余韬的摄像机记录了每一个手铐的归宿。杂毛们哀怨声连连，余韬的摄像机继续记录着，画面停留在发廊内的桌子上。他惊奇地发现，桌子上的电吹风机、推子，还有各种洗发液的瓶子都是一个个空壳子。余韬在心里感叹，太牛了，发廊连这些最基本的配置都是假的，妖艳的女人在这里天天都是怎么工作的？

妖艳的女人蜷曲在破旧沙发里，无奈和恐慌在她的脸上焦灼。余韬似乎内心中还存有怜悯，可是望着满桌的假货，一种嘲笑的态度又占据了上风，活该。

妖艳的女人突然开口：“没我什么事吧？”

警察：“什么没事？你做什么生意的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？装什么啊？满桌的空壳，你开什么发廊啊。”

女人：“我开的是正规的发廊，器具最近坏了我还没有来得及买。这几天先给客人洗头，按摩一下而已。”

警察：“你可真能编。你别让我信你了，你自己信你自己说的吗？”

女人：“我当然信了。”

警察：“那好，一会儿你跟我们回所里，看看我们这几天给你拍的大片，看看你是怎么给客人洗头按摩的。”

女人一下子没有了底气：“什么大片？你们给我录像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，你们这可是侵犯我的隐私和肖像权啊！”

警察：“少在这废话。一会儿回所里我看你还怎么抵赖。”

很快警长打电话从所里调来了一辆依维柯，所有的人被押上了车，包括那个妖艳的女人。余韬关了摄像机，也上了车，坐在了靠车门边上的位置上。他用余光看见那个女人非常不安的眼睛在望着窗外，这时女人突然蹦出了一句话：“我能打一个电话吗？”

警察：“不能，先回去交代完问题，我们可以帮你通

知家人。”

女人：“不，不要通知我的家人。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事。”

警察：“不想让他们知道你什么事啊？你不是做正当生意的吗？那你还怕他们知道什么啊？”

女人：“我，我，我就想给我妹妹打个电话。”

警察：“等会儿到了所里再说吧。”

警车发动的同时，警笛声也响了起来。红蓝色的灯光闪烁着，那种光，通过周围的建筑反射到脸上，让人窒息，一种特别压抑的感觉会不自然地涌上心头。有人说，这种灯光让犯罪嫌疑人恐惧，其实这种灯光可以让所有生命体感到畏惧，更何况是坐在警车上。余韬望着车窗外，来自陌生城市的压抑让他麻木地面对这些不法分子，他没有什么想说的，他有时更加渴望去倾听这些人讲述为什么这样做。在这座城市里，有许许多多的外地人，他们在这里拼命地努力，但是无论你多么努力，也不代表这座城市就会接纳你。余韬常常感到不安，不安中甚至恐慌，他怕他抓不住现在的一切，包括他的理想和工作，甚至是最可怜卑微的薪水。

派出所总是在夜晚成为管片中的航标，深蓝色的牌子上镶嵌着白色标准宋体字，相互呼应的是大门口上方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。每每走进派出所，余韬都会倒吸一口气，里面的环境有时夹杂着香烟、汗臭和霉味。连夜审案的民警可以毫不费力地抽完两包以上的香